

社会歧视下美国黑人女性的生存智慧^{〔*〕}

——艾丽斯·沃克的《紫色》体现的批判现实主义

○ 余秋兰

(安庆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摘要〕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的代表作《紫色》是当代西方女性文学经典。沃克以批判现实主义手法,通过讲述主人公西丽艰难的成长历程,生动地展现了置于双重边缘地位的黑人女性遭受多重压迫的悲惨生存现状。小说的独到之处还在于它并没有停留在对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罪恶的暴露与批判上,而是进一步探讨并提出关于女性出路的妇女主义理念,极力倡导女性在经济上独立、妇女之间发展姐妹情谊以及与男性达成和谐共存。鉴于美国黑人女性所面临的残酷的历史与现状,这些理念略带有乌托邦色彩和面向未来的倾向,使小说在对社会残忍现实方面的批判减弱了力度,却传递了处于逆境中的黑人女性的生存智慧和人类社会进步的正能量。

〔关键词〕《紫色》;批判现实主义;妇女主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黑人文学出现了新的局面,一批非裔女性作家异军突起,她们依托本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凭借各自独到的文学感悟和艺术视角,构筑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有着“黑人妇女的辩护者和发言人”之称的艾丽斯·沃克便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沃克是一位特色鲜明的黑人女性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和批评家。她的作品,尤其是小说,不仅思想内涵深刻,视角独特,还富有厚重的历史感和多元的精神维度,形成别具一格的妇女主义文学创作。1983年凭借长篇书信体小说《紫色》获得美国文学界的两项大奖——普利策奖和美国图书奖,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获得普利策奖的黑人女作家。1986

作者简介:余秋兰(1980—),安庆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英语教学法。

〔*〕本文系国家级特色专业项目(TS12154)、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的艾丽斯·沃克作品研究”(AQSK2014B012)的阶段性成果。

年,美国著名导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将其改编成同名电影,大受欢迎,获得奥斯卡 11 项提名。自发表以来,《紫色》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成为当代西方女性文学经典。

《紫色》的情节并不复杂。故事的年代大约从 20 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背景是在美国南方佐治亚州乡村。贫困的乡下黑人女孩西丽在孤独无助、不幸和悲伤中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聪明才智,获得经济独立,找到自身价值,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西丽后来的华丽转身是黑人妇女自身奋斗的结果,也是黑人“美国梦”的沃克式解读,体现了黑人妇女文学所传递的社会正能量。

一、批判现实主义写作:沉重历史和现实下黑人女性的生存困境

19 世纪在欧洲形成的批判现实主义在历经各种文学思潮的更迭中,至今仍然受到众多作家的青睐。他们在创作中延续着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热切关注社会现实,批判社会现实。美国历史上,处在社会最底层的黑人女性一直是个被忽视的群体,她们所面临的艰难境遇,很少有人予以认真关注。长期以来,作为黑人,她们遭受种族歧视;作为女人,遭受男性的压迫;作为穷人,遭受阶级剥削。在风起云涌的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黑人争取民族平等的民权运动使得女性对自己受到的压迫有了深刻的认识。伴随民权运动,女权运动也空前高涨。一些黑人女作家开始在作品中大胆揭露这一社会现象,把在夹缝中生存的黑人女性作为创作的中心,以期唤起社会对她们的重视和关注,并不断探索和寻求她们争取独立自由的出路。艾丽斯·沃克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她将自己视作美国黑人妇女的代言人,并始终将黑人妇女作为创作的中心和源泉,捍卫她们的权益,为她们的事迹奋斗。身为黑人和女人双重身份的她对处在社会最底层的黑人妇女的生存境况和遭受的种种压迫,有着深刻体验。她说过:“正是因为我是黑人,是女人,因为我在贫困中长大,因为我是南方人……我对世界的看法跟许多人不一样……对于不公正有着十分敏锐的感受,做出非常迅速的反应”。^[1]其反应之一就体现在文学创作上遵循现实主义的手法,主张艺术必须真实,艺术家要尽可能使作品忠实于生活。她的大多数作品都坚持以现实为基础,内容主要反映黑人、尤其是置于双重边缘地位的黑人女性,密切关注社会歧视带给她们的痛苦处境。沃克作品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们丝毫没有回避黑人内部问题和阴暗面的客观现实,真实地写出父权制的残酷,带有浓厚的社会批判意识。她认为,美国黑人家庭普遍存在的性别压迫让女性深受其害,比白人种族歧视所产生的后果更为严重,也正是因为对黑人男性似乎过激的描写,沃克成为美国当代文坛最受争议的作家之一。尤其是一些黑人男性学者,强烈指责其对黑人文学带来了负面影响。然而,黑人女性在本族群中饱受性别歧视和压迫是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对真相的追问超出了对本民族顽疾的规避和掩饰,支撑沃克的正是她对给予自己生命和精神的本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对本民族完整生存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可以说,批判现实主义是沃克小说创作的基础。在欣赏沃克作品时,我们不能忽略作者真诚的现实主义关照。

在《紫色》中,沃克继承和发扬了美国黑人文学的优秀传统,运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以时代背景为衬托,以朴素的文字和真挚的情感生动地再现了20世纪初苦苦挣扎的美国黑人女性的生活原貌和心路历程。小说主人公西丽未成年就被继父强奸怀孕,要照顾病重的母亲和幼小的弟妹,包揽家务活,还竭力保护妹妹免遭继父的黑手。嫁到某某先生家,婚姻并没有将她救出苦海,要小心伺候丈夫,照管不听话的孩子们,做沉重的家务,还得下地干活。不幸的是,她的勤劳容忍换来的不是亲人的关爱而是继父的摧残、母亲的误解和丈夫的动辄打骂。为了在非人的处境中活下去,西丽把自己深深地藏入麻木不仁的壳里。当某某先生拿皮带揍她时,她就拼命忍着不哭,把自己想象成毫无知觉的木头。“我把自己变成木头。我对自己说,西丽,你是棵树。”^[2]沃克对西丽在肉体和精神上遭继父和丈夫的鄙视、嫌弃和无情蹂躏的描写,催人泪下,深刻揭露了父权统治思想对女性身心造成难以弥合的创伤,艺术地再现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黑人妇女的真实生活,传递了她们被压制的声音,并及时引发了人们对“似曾相识”的历史与现状的共鸣。美国黑人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温弗瑞曾在一次采访中直言自己第一次读《紫色》时,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合书而泣,觉得西丽的生活就是她的写照,因为她也曾是性暴力的受害者,对西丽无处诉说的苦楚是感同身受的。

众所周知,美国历史上,黑人书写了骇人的血泪史。美国黑人的文化历史因遭到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摧毁或歪曲,如碎片般零散的存在甚至遗失。黑人女性在美国历史上更是个特殊的群体,性别和种族的双重压迫构成了她们共同的记忆和体验,由此产生了一个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女性历史,但这种历史就未曾被真正记载过、重视过。美国历史上不乏出名的黑人作家,然而他们的作品并未深刻地去探讨黑人女性的问题,正如黑人文学理论家斯蒂芬·汉德森坦言:“只有当美国黑人妇女发现了涉及种族和性别两个方面的政治内容后,美国黑人的历史才会迎来一个特殊的转折点,黑人文学在走向成熟和公正方面才有一个显著的跨越”。^[3]积极参与的民权运动打开了她的视野,使她对美国黑人的历史与现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加上对黑人女性的不幸既耳闻目睹又有过切身的感受,其作品多数是以黑人女性为中心的空间叙事和历史叙事,其笔下的女性人物往往带有社会与历史的烙印,是历史上与现实中的黑人女性生活的再现与体现。

《紫色》记录的虽是普通黑人妇女的日常生活,却浓缩了黑人女性的生活历史,是她们的血泪史。讲述的一些人物、事件和场景在很大程度上取材于作者成长历程中所见所闻的黑人女性故事,是历史事实与虚构的交融,具有较鲜明的传记色彩。她明确指出,西丽的生活原型就是她的老祖母。《紫色》前半部分是她家庭过去的生活故事,是历史记忆的画面。据说,沃克的老祖母在年轻时生活很艰苦,与西丽的命运一样,曾被继父奸污,被迫嫁给一个连名字都不愿意叫的恶

心男人,饱受种种苦难,却顽强挣扎着生存下来。沃克在力图对西丽客观描写的同时倾注了自己的感情,20世纪初西丽的困难经历是沃克祖母辈和广大黑人妇女共同命运的缩影。小说后部分,西丽的华丽转身就是沃克对老祖母人生的一次改写,把老人家从她自己的历史中解放出来,赋予她未曾得到的幸福。另外,西丽的早期遭遇也映射了沃克早年生活无法摆脱的痛苦往事。沃克1944年出生于美国南方佐治亚州的一个贫穷佃农家庭,父母靠种棉花为生,父母的祖先是奴隶和印第安人。她是家中第八个孩子,由于家境贫寒,从小就承担家务劳动,过着艰苦而孤独的生活。八岁那年被一个哥哥射瞎了一只眼睛,这场事故严重打击了沃克。在大学里,又偶然失身怀孕,不敢让父母知道,内心极度痛苦,几欲自杀。后来嫁给了一位白人律师,他们经历了跨种族通婚(尤其是黑人与白人通婚)的重重困难,这段婚姻维持了十年还是走向破裂。这些痛苦记忆使沃克深感黑人女性在夹缝中生存的艰难。自此,性别和种族成为她观看世界的切入点,她的创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性。

《紫色》着力描写黑人妇女在不正常的两性关系摧残下失去个性,遭受压迫,强调了黑人社会普遍流行的性别歧视是现实根源之一。沃克毫不讳言地指出她的多部作品中描写的家庭暴力场面就真实地发生在她自己的家庭中。沃克的父母并不和谐,父亲经常打骂母亲和子女。在1988年版的小说《格兰奇·科普兰的第三次生命》的“后记”中,沃克写道:“暴力也发生在我的家庭中。其根源出自父亲总想支配母亲和孩子们,也出自母亲和我们对他这种支配进行语言和肢体对抗”。^[4]正如小说中索菲亚告诉西丽在以男人为主的家庭里女孩子很不安全。“我这一辈子一直跟别人打架。我得跟爸爸打。我得跟兄弟打。我得跟我的堂兄弟我的叔伯打。”^[5]索菲亚看到西丽在某某先生家的遭遇,想起被她父亲踩在脚底下过日子的可怜的母亲:“不管他说什么,他的话就是圣旨。她从来不回嘴。她从来不为自己争辩。有时候她替孩子们争几句,结果反而更不好。她越支持儿女们,他就越虐待她。”^[6]亲身经历让沃克对家庭暴力深恶痛绝,对灵魂扭曲的黑人男性毫不留情,她从来不在作品中美化自己看到的丑恶现实。在沃克的眼里,父亲和几位哥哥都没有在她的记忆中树立好的形象,因为他们学会了白人男人的那些虚伪。大男子主义的父亲将对男孩表现出兴趣的一个姐姐鞭打一顿后关在屋子里,并威胁如果怀孕则不要回家。这起家暴事件成为沃克的另一部长篇力作《父亲的微笑之光》(1998)的故事原型。

沃克把笔触伸向描写不和谐甚至是激烈冲突的黑人男女关系,不仅揭示黑人家庭内部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更是想通过性别歧视来折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家庭内部框架正是作者力图反映社会现实的缩影。虽然20世纪的美国社会,奴隶制成为了历史,但黑人在经济和社会上并没有真正翻身,在民权运动兴起之前,南方黑人的生活境况比较恶劣,种族歧视依然根深蒂固,性别歧视也是积重难返。种族歧视更是恶化了性别压迫。黑人男性往往利用自己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转嫁白人的压迫和屈辱。美国社会结构把黑人男性变成了野

兽,遏制他们的人性;在种族歧视下自我迷失、灵魂扭曲的他们,把对社会的愤怒和反抗不是发泄到剥削者身上或社会体制上,转而选择家庭作为宣泄口,发泄到更加弱势的妻子和孩子身上,对他们做出残暴和戕害行为,要求他们绝对的服从和忠诚,从而弥补自己缺损的权威。^[7]种族迫害就是这种暴力转移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黑人女性也就沦为了种族和性别话语系统的双重牺牲品。

如上所述,作家对黑人男性对黑人女性的暴力虐待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抨击,同时,也不避开美国社会存在的种族歧视和种族迫害的历史事实。美国是一个种族歧视已经成为历史文化沉淀的国家,黑人受歧视现象有深刻社会历史原因,所留下的后遗症一直延续至今。妹妹从家里逃出来跟西丽住一起,面对不怀好意的某某先生,西丽十分担心她的前途:“我一想到她可能会嫁一个像某某先生那样的男人,或者到某个白人太太的厨房里做帮工,我心里就难受得不行”。^[8]这句让人心酸的话,含义十分深刻,“它以最简洁的语言道出了性、性别、种族、阶级等因素对黑人妇女生活的深刻影响,黑人男性的性剥削和白人女主人的奴役成为同等严酷的抉择摆在黑人妇女面前”。^[9]索菲亚就是因为拒绝给白人市长作女佣遭到毒打并锒铛入狱,出狱后还是被罚给市长家做佣人。在市长家做牛做马,没日没夜地听他们使唤,五年才让她跟家人孩子见一次面,这些使她感到被欺压和奴役的屈辱,“我是奴隶”,这是索菲亚对奴隶制废除了近百年的美国社会愤懑的控诉。索菲亚虽然通过斗争冲破了家庭的男权压迫,赢得了部分的自我,但在社会中沦为了白人的奴隶。在掌握着政权的强大的白人阶级面前,黑人女性的社会地位依然卑如蝼蚁,她们的反抗如以卵击石。

野蛮的阶级和种族压迫,也非局限于美国黑人和美国境内。耐蒂在非洲传教的地方奥林卡村,就在一夜沦为白人的领地,庄稼被毁,房屋夷为平地,土地被没收。在当代西方,殖民统治、种族压迫已经逐渐成为语言中的禁忌,谈论这些已不是那么先锋,沃克勇敢地将笔触指向这些不容歪曲和回避的史实,表明美国黑人的命运同非洲同胞的命运是同一性的,身处白人中间的美国黑人无法逃避白人的歧视,非洲大陆的黑人同样摆脱不了白人殖民者的魔爪。这说明黑人的问题是整个黑民族的问题,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可见,沃克巧妙地将美国社会及当今世界存在的诸多问题,如种族问题、黑人问题、性别问题、妇女问题及非洲殖民问题融入到小说创作中,使作品彰显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叙事传统,因此把沃克定义为现实主义作家是中肯的。^[10]

二、妇女主义理念之光:走出囚禁身心樊笼的黑人女性的生存智慧

《紫色》的独到之处还在于它并没有停留在对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罪恶的暴露与批判上,而是进一步探讨提出关于妇女出路的妇女主义理念,传递了身处逆境的黑人女性的生存智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女性首先在经济上要取得独立、妇女之间发展姐妹情谊及与男性达成和谐共存。

首先,小说明确了女性获得独立解放的方式是经济能力。西丽只有在成立

了自己的裤子公司,自食其力后才真正获得尊严。因此,女性是否能回到社会公共空间获得经济独立,往往是她们获得身体和精神自由的一个重要因素。相比沃克早期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形象,她们背负社会和家庭的重担,被称为“世间的骡子”,遭受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双重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没有独立人格和尊严,如第一部小说《格兰奇·科普兰奇的第三次生命》(1970)中的玛格丽特和梅姆及短篇小说集《爱情与烦恼》(1973)中刻画的13位多姿多彩的黑人妇女形象,《紫色》的女主人公西丽的蜕变极具震撼力和颠覆性。某某先生曾讥笑她:“你是黑人,又穷又丑,又是个女人。上帝,你简直是一无是处”。^[11]然而这个“一无是处”的黑丑女人后来取得商业成功和经济独立让他刮目相看。西丽的成功是处在最低层的黑人女性的成功逆袭,复制了幅度巨大的社会阶层纵向流动模式,沿袭了从“衣衫褴褛者奋斗成百万富翁”的美国成功传奇故事和“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资本主义童话故事。

西丽后来在莎格的帮助下离开了家,跟随莎格到田纳西,成立了大众裤子公司,获得经济独立,从此她的人生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我真高兴。我有了爱,有了工作,有了钱,有了朋友,有了时间。”^[12]这是西丽写给妹妹的一封信的开头。其间洋溢的高兴之情与小说前部分的悲惨生活大相径庭。单纯谦卑的西丽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头脑灵活的商业女性。可以说,西丽是个大胆创新企业家,是男女通用运动服装(unisex sportswear)的创始人;找黑人姑娘当帮手专门制作裤子,请索菲亚在服装店当营业员,给黑人女性提供就业机会;雇佣白人经营店里业务,具有种族融合和超前意识。沃克为西丽选择经营裤子的职业是有特殊含义的。在黑人传统文化中,男女衣着是有讲究的,妇女只能穿裙子,男人才穿长裤。当莎格打量西丽一番,觉得她生来不是穿裙子的料,建议给她做条长裤时,西丽感到诧异:“我要长裤干嘛?我又不是男人。……某某先生是不认他老婆穿长裤的”。^[13]现在,西丽不仅自己穿裤子,还给身边女性做裤子,更是专门经营裤子生意。这里,经营裤子已不仅是一种职业和西丽独立谋生的手段,而是黑人女性向男权社会的宣战,象征着女性平等意识和反抗精神的苏醒,^[14]正如美国女权批评家肖瓦尔特所言:“女人通过选择自己的衣服创造自己的个性”。^[15]

仔细斟酌,笔者发现西丽制裤子的才能是与生俱来的,或者说是继承了美国黑人妇女善于缝制百纳被的基因。在做了一条十全十美的裤子后,“我坐着琢磨我该怎么谋生,不知不觉地我又开始做起裤子来”。^[16]仿佛冥冥之中上帝已经给她打开了一道致富之门。除了经营裤子公司,继父去世后,她继承了一大笔财富,更确切地说,是拿回她亲生父亲留给她的房子、店铺等财产。西丽的缝纫天赋和继承大笔财富可以说是沃克的有意安排,拥有物质财富解决了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面临的第一个实际问题,即经济上要独立。经济能力和经济独立是沃克为黑人女性解放开出的药方。财富就是成功和幸福的代名词。正是经济独立为西丽赢得了某某先生的尊重,最后达成两性之间的和谐相处。

如此看来,西丽的成功故事与安徒生童话里丑小鸭的经历颇为相似。丑小鸭天生就是天鹅,只是其他低级动物未发现它的美(贵族身份)。丑小鸭也认同自己低人一等,在经过重重磨难之后才发现到自己的尊贵,得到拯救,真实身份也得以恢复。当丑小鸭在无意间看到水中自己的倒影,发现自己是天鹅时,安徒生这样写道:“只要你曾经在一只天鹅蛋里待过,就算你是生在养鸭场里也没有什么关系”。^[17]不言而喻,虽然丑小鸭的故事宣扬白手起家的理念,但也暗指上流社会人物有着与生俱来的高贵性,流露出对上层社会的羡慕之情。如出一辙,西丽有经商天赋,最后也自然地恢复到成功商人的地位。因此,西丽的经历与其说是穷人变富人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富人自我发现的故事。不管沃克情不情愿,西丽童话般的成功故事却更加印证了美国所谓进步人士的普遍观点:那些不成功的人只能怪自己,他们对自己的失败负责。^[18]鉴于在美国社会取得成功依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种族身份和群体,不难预见这种观点的危险性:如果美国黑人至今没有获得成功,他们咎由自取。然而,这样的情节安排是情有可原的。美国政府宣称的“经济中没有隔离”直到现在还是与现实不符。生活在处处低人一等的社会里,黑人的工作行业及场所普遍比白人低下,工薪低,升职难,遇到经济不景气,高的失业率更让黑人失去经济上的独立。对黑人女性而言,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使得她们走出家庭取得经济独立的道路更加曲折而艰辛。没有经济独立,其它一切独立无从谈起。恩格斯明确指出:“如果女性仍然被排除在社会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她们同男性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19]经济能力和经济独立是沃克为黑人女性解放开列的首要条件,其童话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批判精神,却传递了黑人女性在逆境中积极争取的生存智慧。

其次,小说同时大力弘扬了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在有限的生存空间和男尊女卑的文化体制下,几乎每个黑人妇女都有一部苦难史。相似的经历和内心体验使她们认清仅靠个人力量单枪匹马地与种族和性别歧视抗衡是行不通的;只有爱自己,同时爱其他女性,才能从根本上摧毁父权制社会存在根基,成为自由完整的人。在散文集《寻找母亲花园》的扉页,沃克明确声称:“妇女主义者是黑人或有色人种女性主义者。是热爱其他妇女,喜欢或偏爱女性文化、女性感情和女性力量的人”。^[20]姐妹情谊代表了黑人女性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体现了相互依存的理念,是促进个人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女性文学乐于建构的理想乐园。

《紫色》通过对西丽与其他几位性格各异的黑人女性之间友谊与爱的描写,主张黑人女性只有依靠彼此之间相互关爱和支持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自尊和自信。小说前半部,以父亲和丈夫为代表的男权社会制造的阴影让西丽对冷酷残忍的男性世界充满了恐惧和敌意,若不是身边姐妹的影响和帮助,她的一生也许就在这没有人格和尊严的生活中痛苦煎熬着。在这些姐妹中,莎格对西丽的帮助和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在沃克笔下,莎格是最能体现妇女主义者形象的人

物。莎格是西丽丈夫的情人,是一个敢爱敢恨、敢说敢做、自我意识十分强烈的女性。正是由于莎格的帮助,西丽才打破多年的沉默,宣布离开某某先生,寻找新的生活。其中最重要的是,她对西丽的爱使得西丽的心灵得到滋养,唤醒了她重新认识自己,发现自己作为女人的肉体和精神之美,从而建立起她对女性的自信。西丽的情感开始复苏,对莎格产生爱慕之心。虽然在许多读者看来,莎格和西丽的关系有着同性恋的成分,但这种特殊的情感是西丽走向自我、走向姐妹情谊和人类情谊的通道;让她们摆脱了父权制婚姻中的从属地位,也可以理解为苦难的黑人女性希望在平等关系中寻求快乐和爱,是她们对黑人男性暴行所采取的积极反叛,是她们企求证明自己力量的一条途径,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友谊。^[21]后来当莎格爱上一个小伙离她而去,心碎之余,西丽重新审视了她们的关系,逐渐发现没有莎格也能活得快活,莎格回来她高兴,不回来也心满意足。这说明这份情感帮助西丽最终获得精神的独立和情感的成熟,是具有解放意义的。

除了莎格,儿媳索菲亚和远在非洲的妹妹对西丽人生的转变都起到重要作用。在西丽眼里,索菲亚是个英雄,一个行为榜样。索菲亚的人生经历说明,黑人妇女的人格和尊严要靠自己去争取,去捍卫。妹妹则是西丽的精神支柱。当在莎格的帮助下找到某某先生藏匿的妹妹多年来给她的所有信件,得知一直牵挂的妹妹还活在世间,并且和她的子女生活在一起,西丽顿时感到生活有了希望和力量。愤懑之余,更加坚定了脱离某某先生的掌控,后来离开家跟莎格去了孟菲斯。至此可见,沃克对姐妹情谊淋漓尽致地描写肯定了姐妹情谊在妇女解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黑人妇女必须团结起来对抗男性世界,才能实现她们真正的解放和自由。“但黑人女性要形成阵容和力量,必须要求她们整体的同一性,而作为个体的人,又追求独特独立和精神丰富性;如此一来,姐妹情谊成为一个悖论。”^[22]小说中西丽与莎格及索菲亚也出现过误解和矛盾,最后都得以化解。但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特别是对于经历和需求多样性的女性而言,如何长期维持姐妹情谊,保持永久的精神共识,发出同样的声音,的确不是件易事。因此姐妹情谊不是女性追求的终点,必须进行更深的探索。

最后,事实上,沃克极力倡导的经济独立和姐妹情谊,并不是指女性在依靠自身力量或姐妹的帮助下获得独立自主后,持与男性对立或分裂的态度,因为黑人女性身处在一个压迫所有黑人的文化中,不论她们对男性有何看法,还是会去关心和接纳他们的。在父权制社会中,作为压迫者的男性和被压迫者的女性同样受到伤害和束缚,妇女的解放从本质上讲离不开男性的解放。沃克清楚表明:“一个妇女主义者的奋斗目标是追求包括男人和女人在内的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完整”。^[23]这一目标超越了种族性别的局限,倡导人们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一个男人与女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西丽就是沃克成功塑造的这样一位妇女主义者,虽然某某先生对她干过很多坏事,西丽却不计前嫌,后来也不恨他了,最后还和某某先生相处甚欢。女性对男性抱着一种宽容的人文主义关怀,甚至帮助他们转变,以爱对待曾经的伤害,从而消除二元对立的

性别关系,重塑平等、和谐的新型关系,既避免落入性别霸权思维的窠臼,又表达了从冲突走向和谐的两性和平共处的文学审美理想。

此外,《紫色》表现了在两性关系中,黑人男性的转变与实现和谐平等两性关系的可能性,传递了沃克对“改变”的坚信:“我相信改变:个人的改变,社会的改变”。^[24]某某先生在西丽离开家庭后,生活在一片狼藉之中。这促使他开始反思自己,学会了平等地与西丽谈心,西丽说:“现在跟他讲话,他真的听进去了”。^[25]某某先生从一个虐待、欺骗妻子的大男子主义男人,转变为能够与西丽推心置腹,接受她的价值观,最终学会爱的男人,与西丽建立了友好和谐、互尊互爱的朋友关系。他的转变也让自己获得了新生。在一次聊天中,他对西丽说:“我现在心满意足,我第一次像个正常人那样生活在世界上。我觉得我有了新的生活”。^[26]同时,某某先生的转变体现了沃克作品中男性形象所蕴含的积极因素,及妇女主义者坚信人是会变化的,并且朝着好的方面改变。沃克借助文学艺术的手段,通过刻画黑人男性残酷对待黑人女性,旨在唤醒麻木不仁的他们,认清自己的大男子主义加重了女性的生存困境,阻碍了家庭及黑民族的团结和进步,必须克服固有的性别优越感,懂得与异性相互依存的关爱伦理。这些正是小说所倡导的妇女主义思想的核心之处,不仅超越了“二元对立”的对抗性男女关系,还传递了黑人男性转好和两性和谐共生的可能性,又给予了妇女主义者对“整个人类的完整生存与幸福”的憧憬。

三、结 语

小说的结尾处沿袭了传统现实主义大团圆的传统,西丽获得了情感上和经济上的独立,赢得了某某先生的尊重和爱,和妹妹、孩子得以团聚,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家;某某先生变成了学会容忍和爱的男人;索菲亚回到了丈夫和孩子身边。所有矛盾都得到完美的解决,所有的压迫和敌视都化为乌有,种族歧视不复存在,男女两性和谐相处,所有的人都互相尊重。这种乌托邦色彩的大同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迎合了读者的阅读需求,勾画了一个两性和谐相处的理想未来,这不能不说是沃克开拓性的探索,具有不平凡的现实意义。正如沃克在《紫色》(陶洁译)中文版序所说:“我个人喜欢《紫色》的地方在于它强调人的发展成长、女人间的团结及男人发展成长产生变化的可能性”。^[27]但放眼美国黑人的历史与现状,沃克在小说中极力倡导的女性经济独立、姐妹情谊和两性和谐大团圆结局,体现了一种至善至美的理想主义,带有乌托邦色彩和面向未来的倾向,使得小说在对社会残忍现实方面的批判减弱了力度。然而,乌托邦思想的现实价值不是它对理想社会的具体规划和实际可行性,而是它的功能,究其本质而言,乌托邦的功能是批判性、超越性和启发性。沃克通过对历史、现实的批判和质疑,试图在超越现实中解决现实社会黑人女性的生存困境,探索女性解放的出路,建构人类完整生存的美好蓝图。

综上所述,沃克在《紫色》中以巧妙的构思、真切地叙述向我们展示了美国

黑人女性长期遭受压迫和造成这种压迫的历史和现实的根源;父权制社会男尊女卑思想;种族歧视对黑人男性心理的侵蚀和扭曲及对整个黑人民族的压迫。更是独树一帜地开出了黑人妇女获得真正解放的良方:离开摧残她们身心的黑人男性,到社会上取得经济独立;黑人女性间要依靠姐妹情谊互助互爱;与男性走向共存和完整生存。这些方案充分展示了妇女主义的思想内涵,虽略带有乌托邦色彩,却淋漓尽致地再现了沃克独树一帜的女性生存理论,传递了逆境中黑人女性的生存智慧和人类社会进步正能量,具有较高的时代意义和社会历史意义。

注释:

- [1] 艾丽斯·沃克:《父亲的微笑之光》前序,周小英译,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1页。
- [2][5][6][8][11][12][13][16][25][26][27] 艾丽斯·沃克:《紫颜色》,陶洁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8、30、30、14、22、147、98、145、180、180页、中文版序。
- [3] Warhol, Robyn R & Diane Price Herndl, *Feminisms*,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p. 172.
- [4] Walker, Alice, *The Third Life of Grange Copelan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88, p. 316.
- [7][9] 温德修、都岚岚:《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9、93页。
- [10] 杨仁敬:《美国黑人文学的新突破——评艾丽丝·沃克的〈紫色〉》,《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1期。
- [14] 王成宇:《〈紫色〉的空白语言艺术》,《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
- [15] 余秋兰:《艾丽斯·沃克〈紫颜色〉的色彩隐喻解析》,《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 [17][丹] 安徒生:《丑小鸭》,选自《安徒生童话故事全集之四》,叶君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21-22页。
- [18] Lambert, Raphael, *Alice Walker's The Color Purple: Womanist Folk Tale and Capitalist Fair Tale*. In *Alice Walker's The Color Purple*, Kheven LaGrone, ed. New York: Rodopi B. V., 2009, pp. 43-56.
- [1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2页。
- [20] 孙小芳:《妇女主义:女性主义乌托邦精神再现》,《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 [21] 王晓英:《走向完整生存的追寻——艾丽丝·沃克妇女主义文学创作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0页。
- [22] 林怡:《乌托邦似的姐妹情——〈紫颜色〉中对妇女主义的颂扬》,《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 [23][24] Walker, Alice, *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 Womanist Pros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83, pp. xi, 252.

[责任编辑:钟 和]